南豐文鈔/001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 ◄

南豐文鈔
卷一　疏、劄、狀

► 卷二

卷一 · 疏、劄、狀

熙寧轉對疏

勸學二字，公之所見，正所志亦大而惜也，才不足以副之，故不得見用於時。姑錄而存之，以見公之槩。

準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，臣愚淺薄，恐言不足采。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延群臣與論天下之事，而能絀封倫，用魏鄭公之說，所以成貞觀之治。周世宗初即位，亦延群臣，使陳當世之務，而能知王樸之可用，故顯德之政，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。夫當眾說之馳騁，而以獨見之言，陳未形之得失，此聽者之所難也。然二君能辨之於群眾之中而用之，以收一時之效，此後世之士，所以常感知言之少，而頌二君之明也。今陛下始承天序，亦詔群臣，使以次對，然且將歲餘，未聞取一人，得一言，豈當世固乏人，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？抑所以延問者，特用累世之故事，而不必求其實歟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，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。陛下明智大略，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，如太宗、世宗之所至，恐不足以望陛下，故臣之所言，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。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，詳思臣言而擇其中，則二君之明，豈足道於後世，而士之懷抱忠義者，豈復感知言之少乎？臣所言如左。

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，有能承祖宗之德；聰明睿知，有能任天下之材。即位以來，早朝

晏罷，廣問兼聽，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。然而所遇之時，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，在地則有震動陷裂、水泉湧溢之災，在人則有饑饉流亡、訛言相驚之患，三者皆非常之變也。及從而察今之天下，則風俗日以薄惡，紀綱日以弛壞，百司庶務，一切文具而已。內外之任，則不足於人材；公私之計，則不足於食貨。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，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。海內智謀之士，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。以陛下之明，而所遇之時如此，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。《易》曰：正其本，萬事理。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。

臣觀《洪範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，使之無間，而要其所以為始者，思也；《大學》所以誠意正心修身，治其國家天下，而要其所以為始者，致其知也。故臣以謂正其本者，在得之於心而已。得之於心者，其術非他，學焉而已矣。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。古之聖人，舜、禹、成湯、文、武，未有不由學而成，而傅說、周公之輔其君，未嘗不勉之以學。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，則湯以王，齊桓公以霸，皆不勞而能也。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。誠能磨礱長養，至於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，未有不能盡也。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，無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無以蔽其外。夫然則循理而已矣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從善而已矣，邪說之所不能亂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資之以不息，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，積其微者必至於顯。古之人自可欲之善，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，自十五之學，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逾矩，豈他道哉？由是而已矣。故曰：「念終始典於學。」又曰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。」孔子亦曰：「吾學不厭。」蓋如此者，孔子之所不能已也。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，所以治內也；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，所以應外也。有以治內，此所以成德化也；有以應外，此所以成法度也。德化、法度既成，所以發育萬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際也。

自周衰以來，道術不明。為人君者，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；為人臣者，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。一切苟簡，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，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。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，而無磨礱長養之具，至於不能有以自得，則天下之事，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。不能盡天下之理，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，足以累其內；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，足以蔽其外。夫然，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，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。如是，而用之以持久，則愈甚無補；行之以不息，則不能見效。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，邪說長而正論消，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，以是而已矣。此周衰以來，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。可傳於後世者，若漢之文帝、宣帝，唐之太宗，皆可謂有美質矣。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，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，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，則彼烏足以云乎？由其如此，故自周衰以來，千有餘年，天下之言理者，亦皆卑近淺陋，以趨

世主之所便，而言先王之道者，皆絀而不省。故以孔子之聖，孟子之賢，而猶不遇也。

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，臣之所言，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，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。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，臣觀先王之所已試，其言最近而非遠，其用最要而非迂，故不敢不以告者，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。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，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，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在得之於心。得之於心，則在學焉而已者。臣愚以謂陛下宜觀《洪範》、《大學》之所陳，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；觀傅說、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。陛下有更制變俗、比跡唐虞之志，則當懇誠惻怛，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，務當於道德之體要，不取乎口耳之小知，不急乎朝夕之近效，復之熟之，使聖心之所存，從容於自得之地，則萬事之在於理者，未有不能盡也。能盡萬事之理，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，外不累於天下之言。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，邪情之所不能入也；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，邪說之所不能亂也。如是而用之以持久，資之以不息，則雖細必巨，雖微必顯。以陛下之聰明，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；以陛下之睿知，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逾矩，夫豈遠哉？顧勉強如何耳。夫然，故內成德化，外成法度，以發育萬物，而和同天人之際，甚易也。若夫移風俗之薄惡，振紀綱之弛壞，變百司庶務之文具，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，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，近者使之親附，遠者使之服從，海內之勢使之常安，則惟陛下之所欲，何求而不得，何為而不成乎？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，而變異不消者也。如聖心之所存，未及於此，內未能無秋毫之累，外未能無纖芥之蔽，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，而智慮有所未審；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謂之士，而議論有所未一，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，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。非獨如此，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，未嘗不出於此。

臣幸蒙降問，言天下之細務，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，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。輒不自知其固陋，而敢言國家之大體。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，天下幸甚。

王遵岩曰：「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之文，不過如此。若論結構法，則漢猶有所未備，而其氣厚質醇，曾遠不迨董、劉矣，惟揚雄才艱，而又不能大變於當時之體，比曾為不及耳！」

移滄州過闕上殿疏

曾公此劄欲附古作者雅頌之旨，陳上功德，宣之金石，而其結束歸於勸戒。

臣聞基厚者勢崇，力大者任重，故功德之殊，垂光錫祚，舄奕繁衍，久而彌昌者，蓋天人之理，必至之符。然生民以來，能濟登茲者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夫禹之績大矣，而其孫太康，乃墜厥緒。湯之烈盛矣，而其孫太甲，既立不明。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，而大統未集，武王、成王始收太平之功，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，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，暨於幽厲，陵夷盡矣。及秦，以累世之智並天下，然二世而亡。漢定其亂，而諸呂七國之禍，相尋以起，建武中興，然衝質以後，世故多矣。魏之患，天下為三。晉、宋之患，天下為南北。隋文始一海內，然傳子而失。唐之治在於貞觀、開元之際，而女禍世出，天寶以還，綱紀微矣。至於五代，蓋五十有六年，而更八姓，十有四君，其廢興之故甚矣。

宋興，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，致更生，兵不再試，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，生致闕下，九州來同，復禹之跡。內輯師旅，而齊以節制；外卑藩服，而納以繩墨。所以安百姓，御四夷，綱理萬事之具，雖創始經營，而彌綸已悉。莫貴於為天子，莫富於有天下。而舍子傳弟，為萬世策，造邦受命之勤，為帝太祖，功未有高焉者也。

太宗皇帝遹求厥寧，既定晉疆，錢俶自歸，作則垂憲，克紹克類，保世靖民，丕丕之烈，為帝太宗，德未有高焉者也。

真宗皇帝繼統遵業，以涵煦生養，蕃息齊民，以並容遍覆，擾服異類。蓋自天寶之末，宇內板蕩，及真人出，天下平，而西北之兵，猶閑人窺邊，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，契丹始講和好，德明亦受約束，而天下銷鋒灌燧，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於今。故於是時，遂封泰山，禪社首，薦告功德，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，所以為帝真宗。

仁宗皇帝寬仁慈恕，虛心納諫，慎注措，謹規矩，早朝晏退，無一日之懈。在位日久，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，選用政事之臣，委任責成。然公聽並觀，以周知其情偽，其用舍之際，一稽於眾，故任事者亦皆警懼，否輒罷免，世以謂得馭臣之體。春秋未高，援立有德，傳付惟允，故傳天下之日，不陳一兵，不宿一士，以戒非常，而上下晏然，殆古所未有。其愷弟之行，足以附眾者，非家施而人悅之也。積之以誠心，民皆有父之尊，有母之親，故棄群臣之日，天下聞之，路祭巷哭，人人感動歔欷。其得人之深，未有知其所繇然者，故皇祖之廟，為帝仁宗。

英宗皇帝聰明睿智，言動以禮，上帝眷相，天命所集，而稱疾遜避，至於累月。自踐東

朝，淵默恭慎，無所言議施為，而天下傳頌稱說，德號彰聞。及正南面，勤勞庶政，每延見三事，省決萬機，必咨詢舊章，考求古義，聞者惕然，皆知其志在有為。雖早遺天下，成功盛烈，未及宣究，而明識大略，足以克配前人之休，故皇考之廟，為帝英宗。

陛下神聖文武，可謂有不世出之姿；仁孝恭儉，可謂有君人之大德。憫自晚周、秦漢以來，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，其政治所出，大抵踵襲卑近，因於世俗而已。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，修列先王法度之政，為其任在己，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。變易因循，號令必信，使海內觀聽，莫不奮起，群下遵職，以後為羞，可謂有能行之效。今斟酌損益，革弊興壞，制作法度之事，日以大備，非因陋就寡，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。繼一祖四宗之緒，推而大之，可謂至矣。

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，刑與賦役之政暴也。宋興以來，所用者鞭樸之刑，然猶詳審反復，至於緩故縱之誅，重誤入之辟，蓋未嘗用一暴刑也；田或二十而稅一，然歲時省察，數議寬減之宜，下蠲除之令，蓋未嘗加一暴賦也；民或老死不知力役，然猶憂憐惻怛，常謹復除之科，急擅興之禁，蓋未常興一暴役也。所以附民者如此。前世或失其操柄者，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，或在於近習，或在於大臣。宋興以來，戚里宦臣，曰將曰相，未嘗得以擅事也。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。而況輯師旅於內，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；卑藩服於外，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。其自處之勢如此。至於畏天事神，仁民愛物之際，未嘗有須臾懈也。其憂勞者又如此。蓋不能附其民，而至於失其操柄，又怠且忽，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。民附於下，操柄謹於上，處勢甚便，而加之以憂勞，此今之所以治安也。故人主之尊，意諭色授，而六服震動；言傳號渙，而萬里奔走。山岩窟穴之民，不待期會，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，惟恐在後；航浮索引之國，非有發召，而簞齎橐負以致其贄者，惟恐不及。西北之戎，投弓縱馬，相與衒服而戲豫；東南之夷，正冠束衽，相與挾冊而吟誦。至於六府順敘，百嘉咼遂，凡在天地之內，含氣之屬，皆裕如也。蓋遠莫懿於三代，近莫盛於漢唐，然或三四世，或一二世，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，豈有若今五世六聖，百有二十餘年，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，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，無援桴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。臣故曰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竊觀於《詩》，其在《風》《雅》，陳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致王跡之所由，與武王之所以繼代，而成王之興，則美有《假樂》《皇》，戒有《公劉》《泂酌》。其所言者，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，師旅祭祀飲屍受福，委曲之常務。至於《兔罝》之武夫，行修於隱，牛羊之牧人，愛及微物，無不稱紀。所以論功德者，由小以及大，其詳如此。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，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，非徒薦告鬼神、覺寤黎庶而已也。《書》稱勸

之以《九歌》俾勿壞，蓋歌其善者，所以興其向慕興起之意，防其怠廢難久之情，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。其於勸帝者之功美，昭法戒於將來，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，垂為世教也。

今大宋祖宗，興造功業，猶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陛下承之以德，猶武王、成王。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，列之簡冊，被之金石，以通神明，昭法戒者，闕而不圖，此學士大夫之過也。蓋周之德盛於文武，而《雅》《頌》之作皆在成王之世。今以時考之，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。臣誠不自揆，輒冒言其大體。至於尋類取稱，本隱以之顯，使莫不究悉，則今文學之臣，充於列位，惟陛下之所使。至若周之積仁累善，至成王、周公為最盛之時，而《泂酌》言皇天親有德、饗有道，所以為成王之戒。蓋履極盛之勢，而動之以戒懼者，明之至，智之盡也。如此者，非周獨然，唐虞至治之極也，其君臣相飭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機。」則處至治之極，而保之以祗慎，唐虞之所同也。今陛下履祖宗之基，廣太平之祚，而世世治安，三代所不及，則宋興以來，全盛之時實在今日。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、饗有道之意，而奉之以寅畏，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，而處之以兢兢，使休光美實，日新歲益，閎遠崇侈，循之無窮，至千萬世永有法則，此陛下之素所蓄積。臣愚區區愛君之心，誠不自揆，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，惟陛下之所擇。

王遵岩曰：「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，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，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，不為諛悅淺制，而忠藎進戒之義，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！真作者之法也。」

議經費劄子

名言。

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，使有九年之蓄。而制國用者，必於歲杪，蓋量入而為出。國之所不可儉者，祭祀也。然不過用數之仂，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。蓋用之有節，則天下雖貧，其富易致也。漢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常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財有節，故公私有餘，所謂天下雖貧，其富易致也。用之無節，則天下雖富，其貧亦易致也。漢唐之盛時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節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謂天下雖富，其貧亦易致也。

宋興，承五代之敝，六聖相繼，與民休息，故生齒既庶，而財用有餘。且以景德、皇祐、

治平校之：景德戶七百三十萬，墾田一百七十萬頃；皇祐戶一千九十萬，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；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，墾田四百三十萬頃。天下歲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億萬以上，歲費亦一億萬以上。景德官一萬餘員，皇祐二萬餘員，治平並幕職，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，總二萬四千員。景德郊費六百萬，皇祐一千二百萬，治平一千三百萬。以二者校之，官之眾一倍於景德，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。官之數不同如此，則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。郊之費不同如此，則皇祐、治平用財之端，多於景德也。誠詔有司按尋載籍，而講求其故，使官之數、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，郊之費、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。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，可損者損之。使天下之入，如皇祐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數、郊之費皆同於景德，二者所省者蓋半矣。則又以類而推之。天下之費，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，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則歲有餘財一萬萬。馴致不已，至於所省者十之三，則歲有餘財三萬萬。以三十年之通計之，當有餘財九億萬，可以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國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

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，蓋約而言之也。今臣之所陳，亦約而言之。今其數不能盡同，然要其大致，必不遠也。前世於凋敝之時，猶能易貧而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勢，用財有節，其所省者一，則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，則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難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論而知也。

伏惟陛下衝靜質約，天性自然。乘輿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嘗用一奇巧。嬪嬙左右，掖庭之間，位號多闕。躬履節儉，為天下先。所以憂憫元元，更張庶事之意，誠至惻怛，格於上下。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，又非陛下之所難也。臣誠不自揆，敢獻其區區之愚，惟陛下裁擇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請減五路城堡劄子

似亦名言，惜也篇末措注，亦欠發明。

臣嘗議今之兵，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，東南之備在益戍兵。臣之妄意，蓋謂西北之兵已多，東南之兵不足也。待罪三班，修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，因得考於載籍。蓋秦鳳、鄜延、涇原、環慶、并代五路，嘉祐之間，城堡一百一十有二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，元豐二年二百七十有四。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，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。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。雖故有之城，始籍在於三班者，或在此數，然以再倍言之，新立之城固多矣。

夫將之於兵，猶弈之於棋。善弈者置棋雖疏，取數必多，得其要而已。故敵雖萬變，途雖百出，而形勢足以相援，攻守足以相赴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應者又合其變，故用力少而得籌多也。不善弈者，置棋雖密，取數必寡，不得其要而已。故敵有他變，途有他出，而形勢不得相援，攻守不能相赴，所保者非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多而得籌少也。守邊之臣，知其要者，所保者必其地，故立城不多，則兵不分，兵不分，則用士少，所應者又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少而得籌多，猶之善弈也。不得其要者，所保非必其地，故立城必多，立城多，則兵分，兵分則用士眾，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多而得籌少，猶之不善弈也。

昔張仁願度河築三受降城，相去各四百餘里，首尾相應，繇是朔方以安，減鎮兵數萬。此則能得其要，立城雖疏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仁願之建三城，皆不為守備，曰：「寇至當並力出戰，回顧望城，猶須斬之，何用守備？」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，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。

今五路新立之城，十數歲中，至於再倍，則兵安得不分？士安得不眾？殆疆場之吏，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。以弈棋況之，則立城不必多。臣言不為無據也。以他路況之，則北邊之備胡，以遵誓約之故，數十年間，不增一城一堡，而不患戍守之不足，則立城不必多，又已事之明驗也。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，故謂西北之兵已多，而殆恐守邊之臣，未有稱其任者也。今守邊之臣，遇陛下之明，常受成籌以從事，又不敢不奉法令，幸可備驅策。然出萬全之畫，常諉於上，人臣之於職，苟簡而已，固非體理之所當然。況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，所應者未合其變，顧使西北之兵獨多，而東南不足。

在陛下之時，方欲事無不當其理，官無不稱其任，則因其舊而不變，必非聖意之所取也。夫公選天下之材，而屬之以三軍之任，以陛下之明，聖慮之緒餘，足以周此。臣歷觀世主，知人善任使，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。故能撥唐季、五代數百年之亂，使天下大定，四夷軌道，可謂千歲以來不世出之盛美，非常材之君、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。以陛下之聰明睿聖，有非常之大略，同符太祖。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，莫如太祖；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，莫如陛下。臣誠不自揆，得太祖任將之一二，竊嘗見於斯文，敢繕寫以獻。萬分之一，或有以上當天心，使西北守邊之臣，用眾少而得籌多，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，有助聖慮之纖芥，以終臣前日之議，惟陛下之所裁擇。

貼黃：五路城堡，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。竊恐係舊來城堡，自來屬樞密院差

遣，後來逐度方降到窠名，係三班院差人，所以逐度數目加多。若雖是舊來城堡，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，亦是立城太多。

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

極為通達國體之言。

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，高麗國進奉使副，經過州軍，送知州、通判土物，並無答謝書。候進奉使回日，依例估價，以係官生帛，就整數量加回答。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，送明州知州、通判土物，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。熙寧五年及九年，有進奉使，無副使，送明州知州、通判土物，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。其土物，奉聖旨並依例令收，估價回答。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，右謹具如前。

竊以高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，頗有知識，可以德懷，難以力服也。故以隋之全盛，煬帝之世，大兵三出，天下騷然，而不能朝其君。及至唐室，以太宗之英武，李勣之善將，至於君臣皆東向，以身督戰，而不能拔其一城，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。宋興，自建隆以來，其王王昭以降，六王繼修貢職，使者相望。其中間厭於強虜，自天聖以後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。陛下即祚，聲教四塞，其國聞風不敢寧息，不忌強胡之難，不虞大海之阻，效其土實，五歲三至，如東西州，唯恐在後。其所以致之者，不以兵威，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。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，歸心有德，收而撫之，恩禮甚厚。州郡當其道餘所出，迎芳燕餞，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，此守臣之職分也。其使者所歷之州，贄其所有，以為好於邦域之臣。陛下加恩，皆許受之，而資以官用，為其酬幣。其使一再至之間，許其如此，不為常制可也。今其使數來，邦域之臣受其贄遺，著於科條，以為常制，則臣竊有疑焉。

蓋古者相聘，贄有圭璋，及其卒事，則皆還之，以明累財重之義。今蠻夷使來，邦域之臣與之相接，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，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，此人事之所宜先，則當還其贄，如古之聘禮，此誼之所不可已也，又古之以贄見君者，國君於其臣則受之，非其臣則還之。今蠻夷向化，來獻其方物，以致其為臣之義。天子受之，以明天下一尊，有臣而畜之之義，此不易之制也。邦域之臣與其使接，以非其臣之意還其贄，以明守禮而不敢逾，亦不易之制也。以此相屬，以明天子之尊，中國之貴，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，其於待遇蠻夷之道，未有當先於此者也。且彼贄其所有，以明州一州計之：知州、通判所受，為錢一二十萬，受之者既於義未安，其使自明而西，以達京師，歷者尚十餘州，

當皆有贊。以彼之力度之，蠻夷小國，於其貨財，恐未必有餘也。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，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，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，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。

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，贊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，許皆以詔旨還之。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，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。惟陛下詳擇之。如可推行，願更著於令。蓋復其贊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，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，所謂尚之以義，綏之以仁。中國之所以待蠻夷，未有可以易此者也。其國粗為有知，歸相告語，必皆心服誠悅，慕義於無窮，此不論而可知也。

臣愚，非敢以是為廉，誠以拊接蠻夷，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，不可不先。庶幾萬分之一，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。是以不敢不言，惟陛下裁擇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

子固按：「古者三代及漢，興令郡國，各舉賢良者，以聞甚屬古意，世之君相，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。」此議予故錄之。

臣聞三代之道，鄉里有學。士之秀者，自鄉升諸司徒，自司徒升諸學。大樂正論其秀者，升諸司馬。司馬論其賢者，以告於王。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祿之。論定然後官之者，鄭康成云：謂使試守。任官然後爵之者，蓋試守而能任其官，然後命之以位也。其取士之詳如此。然此特於王畿之內，論其鄉之秀士耳。故在《周禮》，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。至於諸侯貢士，則有適、再適、三適之賞，黜爵削地之罰。而其法之詳，莫得而考。此三代之事也。

漢興，采董生之議，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。其後，又以口為率，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，自一歲至三歲，自六人至一人，察舉各有差。至用丞相公孫弘、太常孔臧議，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。郡國縣官有好文學、孝悌謹順、出入無悖者所聞，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謹察可者，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。一歲皆課試，通一藝以上，補文學掌故缺。其高第可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異等，輒以名聞。又請以治禮掌故，比二百石及百石吏，選擇為左右內史、大行下郡太守卒史，皆各二人，邊郡一人，不足，擇掌故以補。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，補郡屬備員。其郡國貢士、太常試選之法詳矣。此漢之事也。

今陛下隆至德，昭大道，參天地，本人倫，興學崇化，以風天下，唐虞用心，何以加此？然患今之學校，非先王教養之法；今之科舉，非先王選士之制。聖意卓然，自三代以後，當途之君，未有能及此者也。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，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，揆今之宜，理可參用。今州郡京師有學，同於三代，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，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，課無用之空文，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！誠令州縣有好文學、厲名節、孝悌謹順、出入學悖者所聞，令佐升諸州學，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。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，太學一歲，謹察其可者上禮部，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。自州學至禮部，皆取課試，通一藝以上，御試與否，取自聖裁。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，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，舊品不卑，宜清其選，更用士人，以應古義。遂取禮部所選之士，中第或高第者，以次使試守，滿再歲或三歲，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。即有秀才異等，皆以名聞，不拘此制。如此者謂之特舉。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，使之通一藝以上者，非獨采用漢制而已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以鄉三物教萬民，而賓興之，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。

如臣之議為可取者，其教養選用之意，願降明詔以諭之。得人失士之效，當信賞罰以厲之。以陛下之所向，孰敢不虔於奉承？以陛下之至明，孰敢不公於考擇？行之以漸，循之以久，如是而俗化不美，人材不盛，官守不修，政事不舉者，未之聞也。其舊制科舉，以習者既久，難一日廢之，請且如故事。惟貢舉疏數，一以特舉為準，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敘，皆出特舉之中。至夫教化已洽、風俗既成之後，則一切罷之。如聖意以謂可行，其立法彌綸之詳，願詔有司而定議焉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入時事以後，措注須本古之所以得，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，使朝廷開明，然後得按行之，而子固於此，徃徃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